

# 車輪轉

李鍾魯

邇來受參於臺省鐵路局，日食臺北，夜宿萬華，晨夕奔馳，每一親往復之車輪萬轉，不禁腸亦一日而九迴。因憶卅年前，在平院劉教授天適所授之「古悲歌」兩

闕，當時只覺其抒情悲壯，不厭百談，不料歌中「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等句，在今日共匪盤據大陸大肆屠殺，形成千村寥落，野渡無人之慘狀下，竟成識語。豈劉先生具有先見，故選授此歌，以警青年，有如乃遠祖

本年同學會舉行年會時永固油漆公司捐贈之紀念皮夾，人手一隻，經久耐用。受贈同學，有口皆碑，外埠同學亦均交由各地連絡幹事轉發。如尚未領到同學，請於九月底前逕向臺北南陽街省黨部對門鐵路局貨運服務所三樓倉所組顧湘霖同學處檢領，該項皮夾，尚有五十只，先到先發，發完爲止，前已領過同學，請勿再領。

伯溫之撰燒餅歌，以資警世耶？茲當秋風忽起，易動人鄉關之思，謹錄之供有同感者：

一、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無人誰不憂。

## 濫竽篇

馬延齡

客夏友聲創刊，迄今十有四期，每期拜讀諸老學長鴻文，有聲有色，曷勝欽羨！久思爲友聲撰稿，怎奈余生也晚，援筆若有千斤。

溯廻余肄業滬校期間，爲時三載，以國難故，遂中途輟學，偶瀏覽旅臺校友同學錄，在九百〇五人之中，固知余爲年級至低及年齡至穉者，學識至陋，亦毋庸諱言，驀然心血來潮。自破紙堆中翻出歪詩四章，輕拂塵封，權充濫竽。

記曾於民三十五年十月，余離湘赴滬，入學途中，輪抵金陵

令我白頭。故地多颯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適時值子夜，萬籟俱寂。全船乘客，除執事船員水手外，咸好夢黑酣鄉。余緬懷六朝金粉，頓啓思古之情，不禁躍然而起，踰立船頭，對此巍峩古城，神怡者良久，殊不知清風徐來，涼生兩腋也。旣而，仰望長空，月明星稀，清輝萬里，此情此景，頗多鄉關之念，遂吟「夜渡浦口」一章，以遣余懷。

「金陵夜渡岸蒼茫，未許時艱誤自強。萬里空霄懸碧月，一帆秋浪破寒光；寥天燦爛明星閃，四野蕭條白露涼，舟上彌懷清靜裏，幽思如夢到瀟湘。」

方期求學遞校之時也，余心廣體胖，原一典型之運動員也，對於樂器樂理，實一門外漢。憶三十六年春，余住中院三〇二室，同寢室者，全部爲一年級同學，數達三十人，年青活潑，擠擠一堂，感情竟異常融洽。斯時也，參加「交大國樂社」，從衛仲樂先生習南胡者，頗不乏人，每於「月上柳梢頭」之際，常有三、五同學，依窗弄絃，「病中吟」，「空山鳥語」，「漢宮秋月」……等等名曲奏出，如泣如訴，古色古香，均能使余悠然神往。有常傳文君，係財務系一年級同學，甚嫻工尺，與余私感頗篤，囑余賦「春夜弄絃」一章，余從之。

「春宵一刻千金價，千金難買花月夜。每夜看月月不圓，今夜賞花花忽謝；如此良夜將奈何？好歌一曲承閒暇。呼友窗前且弄絃，調以簫笛樂陶然！莫唱東流水，莫彈柳枝妍，但頭暈雲繞樑，留得春光，再住九十天。嘈嘈切切驚棲鴉，漸看月色向西斜，笙歌應是消愁物，豈同商女後庭

花」？

章成，常君持之以示各琴友，皆相視而笑，未置褒貶。

迄國共鏖兵，徐蚌會戰，江左人心，惶惑莫定，時民三十七年秋盡冬初之時也。余已步入三年級生，並遷居執信西齋一、二四室，亂世讀書，有如失柁孤舟，泛手中流，實茫然不知其所之也。念余幼罹家變，壯逢國難，二十年來顛沛流離，依然青衫一領，胸無點墨。痛定思痛，而寢不安於席，食不甘其味。晨昏厄立窗前，睹「飲水思源」紀念碑及法國梧桐樹，枯枝敗葉，倍覺淒涼，誠日光寒今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之境也。尤以黎明前後，更難耐五更之寒，悲不自勝，而感賦「披襟吟」。

「瞠瞠曉日又三竿。功名常作畫中觀，未聽鷄鳴寅夜起，八年離亂損歡顏；損歡顏，何處不青山？孰若阿儂英氣好，長驅俠義逐綺紈。憂思結，角聲寒，念年書劍力已殫！非爲錦衣來問學，欲求雕技事危安；一飛冲天原是

夢，屠龍無技愧等閒。黃葉丹，雁影單，淒風慘日蓼蘆殘，莽莽神州何日靖？萬金難覓鐵心肝。專諸膽，武穆瀾，忠貞貫日氣如山！海上密雲猶未雨，此心常向月中攀，瀟湘遙望三千里，不減讐仇誓不還」。

翌年，大陸陷匪，余渡海入臺，餬口臺鐵，際此國勢蜩蟬，寇氛未熄，雖效命疆場之雄心不減，奈何命途多乖，一蹶不振，未老先殘（四十一年四月四日因公負傷，被火車輾斷一足），剩此虎臂熊腰，於國於家，毫無裨益，古有「兒女多情原是佛，英雄末路半爲僧」之句，惘然讀此，感慨叢生。今也，北望中原，瘡痍滿目，伊人秋水，雲樹依稀，爰吟「無題」一章，謹誌於後：

「每憶當年剪燭時，英雄兒女兩難持，烽烟漸斷藍橋夢，生長留白首期。夜雨瀟瀟和淚滴，西風黯黯伴魂馳，淒涼最是聞砧處，一片秋心萬縷思」！

一九五三、九、五、臺北